

一之物讀餘業軍空

易水之濱

著 涵 子 蘇 ✓



117



空軍業餘讀物之一

易水之濱

蘇子涵著

航空委員會政治部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初版

目次

易水之濱

.....

北海之濱

.....一二

司馬穰苴

.....六七

南 霽 雲

.....八一

弦高犒師

.....九二

易水之濱

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！」

這是一個深秋的清晨。

雖然才到深秋，然而北地早寒，已同江南的冬天差不多了，白茫茫一片濃霧籠罩着大地，已經沒有多少樹葉的樹枝，被北風刮着，在濃霧裏蕭蕭作響，有時如萬馬奔騰，有時又如干戈加交，那遍地落葉也被北風刮起，一陣陣如蝴蝶飛舞。一片深秋特有的肅殺之氣，被這大霧籠罩着，也覺得朦朧了。

這濃霧裏，除了風掃樹梢聲外，在那官塘大道上還傳出鑾轎車聲同得馬蹄聲，這便是燕太子丹，荆軻，秦舞陽同他們的朋友以及伴當們。他們在城裏時並不覺得有霧同無霧時有甚麼大兩樣，然而一出城市，踏上郊野時，濃霧給與的新鮮刺激，使他們的腦子格外清爽起來。

荆軻斜倚在車座中。他旁邊坐着他的好朋友高漸離，穿着白衣，戴着白冠，手裏捏着他生平最愛的樂器，一隻竹槊。

新鮮的空氣刺激着荆軻，使他的思潮活躍起來；他偶爾一回頭，看見白衣白冠的高漸離，不覺伸手撫着燕太子丹從趙人徐夫人手裏買來，又用毒藥煮過的那把鋒利的匕首，暗想：——提着這樣一把不滿三尺長的匕首，到兵強將勇的秦國，去刺那位天下第一的暴君，真算是危險事呢。你瞧，他們都白衣白冠來送我，就是明明白白表示我一定是葬身秦國，不能回

到故鄉來了，你說他們，便是我自己，也不是這樣想嗎？我荆軻不能
在這濃霧中，坐着車，優遊自在的閒逛，面長我坐車，
田鏡是荆軻那樣英雄，想到這裏，眼看着這大好山河，也不禁有點黯然
武神傷了，
第二回

謀天下，大來夫那能怕危險！邊子，
我們的職責，因秦王無道，壓迫百姓，併吞隣國，滅韓趙，伐魏楚，野心不
小，眼見燕國這一片大好河山，也要變成它的囊中物了。何況我身受太子厚
恩，又以這樣大事相託，我那能負他！古人說得好，「士為知己者死，女
為悅者容。」我此次奉命刺秦王，一定要努力做去，刺殺那殘虐無道的秦
王，我不能讓秦法專美於前！真的，大丈夫怕甚麼危險，就赤手空拳也要
到龍潭虎穴裏去走一遭，何況我腰裏還藏有這把毒利無比的匕首。

「哎！你說燕國須救，太子的厚恩須報，便是田光先生同樊將軍對我的厚意，我也不能忘却呵！」

想起了田光先生同樊將軍，過去的事情便在荆軻眼前閃耀。

那還是荆軻才去見燕太子丹的時候。

燕太子丹因為燕國的環境惡劣，去向田光先生求計，田光先生自謙年紀老了，不能為力，把荆軻薦給太子丹。太子丹聽了非常高興，便請田光先生馬上去請荆軻。

田光先生見了荆軻，把太子丹的意思說了，荆軻也願意，便準備去見太子丹。當荆軻與田光先生分手的時候，田光先生突然說：「我聽古人說過，大丈夫做事，不能讓人疑惑。今天我同太子分手的時候，太子向我說

：「剛才談的是國家大事，請先生不要洩漏！」太子這樣說，顯然是疑惑我不能保守秘密。一個人做事要使人疑惑，真是太難堪了；那能算是一個大丈夫，那能算是一個義俠之士！足下見了太子便說田光已經自盡了，太子向我談的話，決不會有第三個人知道，請太子放心好了。」

田光先生說完，從從容容拔出佩刀，回過手來向項下一勒，荆軻搶救已來不及，田光先生死了。

這事很刺激了荆軻。

記憶之瓶既然打開，一幕過去，另一幕接着又來了。

荆軻向燕太子丹獻計，叫殺了秦國的亡臣樊於期將軍，拿首級去獻秦

王，好於中取計；太子丹不答應，請荆軻另外想計。荆軻知道太子丹不忍用這樣的惡辣手段，便自己跑去見樊於期。

兩人見面後，免不掉要說些客氣話，漸漸才拉上正題。

「秦王待遇將軍，可以說太殘酷了，父母宗族都殺完了還不足興，還要懸着黃金千金，封萬戶侯的賞格，買將軍的首級。將軍，你怎樣辦呢？難道這國仇家恨便罷了不成！」

「我只想起過去的事來，便痛入骨髓，也恨入骨髓。我那裏能不報仇，奈何想不出一條好計來！先生今天來談起這事，必有妙計見教。」樊於期說着，不覺流下淚來。

「我現在想好一條計，可以把燕國的國難解除了，也可以報將軍的仇；只是不好說出口。」

「先生，這是我樊於期求之不得的事，有甚麼不好說出口的？先生，請說罷，我聽着呢！」

「秦王恨將軍可以說是恨透了。假如將軍願意，便請把將軍首級給我，我拿着首級去見秦王，秦王一定高興，一定見我，那時我左手提着秦王的袖子，右手挺匕首去刺他的胸膛，一定可以成功。於是，將軍的仇也報了，燕國的國難也解除了，國恥也雪了。將軍，你看如何？」

「這是我日夜盼望的事！」樊於期跳了起來，睜大了眼，兩手握得很緊，「如今先生既然想出這條妙計，認為可以成功，我一定照辦，我死了也一定瞑目的。」

樊於期拔出劍來，仰面大叫道：「先王！長安君！父母親！臣偷生在此，只想報仇雪恨，苦於沒有機會。現在有機會了，國仇家恨都可以一齊

報了！先王！長安君！父母親！望你們在天之靈，默佑荆先生此去成功！父母親，兒子也來了。」說完，回手把劍向頂下一橫，接着身體便倒在血泊裏。

現在，田光先生早葬了，樊將軍的首級已裝在木盒裏，正放在荆軻身邊。然而這悲壯的景象老咬着荆軻，刺激着荆軻。

回憶遮了荆軻的眼，四週自然景物的變化，他是毫未注意的。現在濃霧已由濃而淡，由淡而無了，太陽也由層雲透出它的光輝來，照着樹梢，照着官塘大道，照着這一行車馬人衆，照着那滾滾波濤的易水，荆軻已離易水不遠了。

到了易水之濱，燕太子丹，荆軻，高漸離，秦舞陽以及一切人們都下車來。從人把筵席擺好，大家坐定。

「祝荆卿此去成功！」燕太子舉起酒杯來，如是說。

「祝荆卿此去成功！」大衆都舉起酒杯來。

於是，都一飲而盡。

飲了幾巡酒，大家都有了醉意，荆軻斟了一大杯酒，拿在手中，站了起來。

「秦王無道，他不但極力壓迫秦國的百姓，還想極力來壓迫他國的百姓。他又想併吞列國，一統天下，野心真是不小。現在他滅了韓趙，陳兵燕國邊境，他的意思，只要不是傻子，不用說也是明白的。燕國過去受秦王的凌辱不用說了，現在國家又處在這危難的環境裏，我們還不起來救國，辦我們的責任嗎？我荆軻不過是一介武夫，略略知道點武藝，蒙太子知遇之恩，把這樣重大的責任託負給我，我敢不肝腦塗地，盡我的能力去幹

！我一半報國，一半也是報恩。明知此去凶多吉少，大半不能生還，再不能欣賞這大好山河，然而我仍要毫不畏縮的前去，去刺死秦王，報國仇，雪國恥！爲國家，爲太子，爲死去的田先生與樊將軍，我雖碎屍無恨。今天大家白衣白冠送我，真是知道我的心意，真是我的好朋友。來，大家乾一杯。」

「荆卿，你真是壯士！」衆人異口同聲。又吃了幾杯酒，高漸離把竹梆放在膝上，打將起來，淵淵有金石聲；初時聲音尚緩，過後越來越急，越來越高，慷慨激烈，使矍矍的人聽了，也會振作起來。荆軻突然把酒杯向背後一扔，引吭高歌：

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

壯士一去兮不復還！」

歌聲同竹梆聲一樣的慷慨激烈，橋樑上的小鳥也驚飛起來。易水中的波濤似乎更洶湧澎湃。

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

壯士一去兮不復還！」

衆人全和歌起來，易水之濱充滿了這慷慨激烈的歌聲。

在這歌聲裏，荆軻攜着他的副手秦舞陽一躍上車，督着御者轅着四匹駿馬，頭也不回，在鞞鞞得得聲中，滾滾灰塵中，飛也似往秦國去了。

衆人還極力高歌着：

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

壯士一去兮不復還！」

歌聲與車馬聲馬蹄聲遙遙相應。

北海之濱

(一)

「十年持漢節，出使來遠方，歸心付落日，愁思寄牧羊。北海寒風緊，天山積雪颳；山海隔中州，悠悠不能忘。羝羊失其毛，毛脫還復長；節旄日凋敝，零落我心傷。亡羊悲日暮，暗暗訴衷腸。誰憐失羣者？四顧我徬徨。皎皎明月夜，俯仰自蒼茫；不見江漢流，但見浮雲翔。四時更變化，兩鬢添新霜，愴懷思故國，何日見君王？年年守漢節，迢迢在遠方，落日歸心急，牧羊邊地荒。渴飲冰水寒，饑餐雪花涼。飄零何時已？涕泣淚沾裳。」

持着漢節——這雄視一時的大漢朝的標誌，蘇武在一白如雪的羗羊羣中徘徊低吟着這哀婉激越的「牧羊歌」。他手中的漢節雖然已是節旄盡落，然而畢竟是雄視一時的大漢朝的標誌，在蘇武眼中自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物品，便是在當地匈奴人的眼中，對於這節旄盡落，持在蘇武手中的大漢朝的標誌，也表示無上的敬意。更何況這還是人格高尚偉大蘇武手中所特有的漢節，那更值得人欽敬了。

自從蘇武負了入使匈奴的使命，離開自己的故鄉，踏人北方的大漠，被匈奴幽囚以來，截至蘇武在羊羣中徘徊低吟時，屈指算來，已有十個年頭了。在這十年中間，不知經過了多少艱難辛苦，也不知遇見多少挫人志氣令人灰頹的事，然而蘇武都以毅力，都以勇氣，把這些困難完全克服了；明知羗羊決不會出奶，明知自己必終老於北海，終老於牧羊，然而蘇武

並不把這些放在意下，十年來他從沒有一天忘記自己是大漢朝人，也從沒有一天放下手中持着的大漢朝的標誌，以至節旄盡落，然而這畢竟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漢節，不賦將盡了志也願盡年首，而不賦盡其志也盡人志

然而蘇武並不是注定應該在萬里沙漠中的大澤中作一個牧羊者，而且須要羶羊出奶然後才可以離開這大澤的牧羊者，假如他能夠忘記自己是大漢朝的人，他早已不會作這樣的牧羊者，而作了匈奴的甚麼王了；匈奴國中，上自單于下至一般民衆，都非常尊敬這錚錚鐵漢，代表着大漢人物的蘇武。

然而蘇武畢竟作了須要羶羊出奶然後才能離開這大澤的牧羊者，因為他從沒有一天忘記自己是大漢朝的人，也從沒有一天放下手中所持的節旄盡落代表大漢朝的漢節。